

巫和某某先生

赵玫

短篇小说选



华语短经典

巫和某某先生

赵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和某某先生：赵玫短篇小说选/赵玫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

(华语短经典)

ISBN 978-7-5675-4871-8

I. ①巫… II. ①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366 号

巫和某某先生

赵玫短篇小说选

著 者 赵 玫
策划编辑 王 焰 许 静
项目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内文设计 崔 楚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6.5
插 页 4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871-8 / I · 1498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巫和某某先生 _001

无调性短歌 _011

野草莓 _036

谁让梦想变得低沉 _044

无以告别 _053

和英雄舞蹈 _071

庄严的变奏 _088

偿还 _099

重归于好 _125

死亡通知 _133

徒劳无益 _147

杀戮者 _155

梦中花园 _176

巫和某某先生

巫被卷进了一场莫须有的桃色事件中。巫觉得她在这段时间里简直是任人宰割。那些流言蜚语四处飘散，像一时间坠落在所有人头顶的一场令人亢奋的雨。巫终于明白，谣言就是这样经由各种男女“长舌妇”的劳作和鼓噪而变为事实的。流传着的戏剧就像被谁导演过一般。大家翻弄出不同的语言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只有巫在角落里苦苦地折磨着自己。

巫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她并没有同某某先生有染。巫知道自己是个美丽而又高傲的女人，年过四十，风韵犹存，且依然独居，所以她才会遭此暗算。因为某某先生富有而出色的妻子突然自杀身亡，巫便天经地义地被卷进这场神秘的旋涡中，可这些和巫又有什么关联呢？

巫成了遭人议论和诽谤的神秘人物。巫很痛苦。她觉得她已

难以抵挡这日复一日来自舆论的压力。公众所强加于她的那些道德评价，是巫所不堪承受的。但公众又知道什么呢？作为当事人，巫最清楚自己在这出悲剧中所充当的角色。巫并不知道某某先生的妻子为什么要自杀，但凭巫的直觉，她坚信这女人毅然决然地结束生命决不是针对她的，或许，也不是针对某某先生的。但她就是要以惩罚或复仇的形式表现出来，留给身后公众无尽的猜想，并留给某某先生心灵上永恒的愧疚。巫不知道某某夫人是不是也仇恨她，如果仇恨，那么，其缘由也只能是她认识某某先生了。而某某先生是不是真的喜欢巫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便喜欢，巫也始终淡然以对，她记得自己一直是以某种诚恳的微笑，柔顺的冷静，将某某先生拒之门外的。

而问题是，凭空又加上了一条人命。一条人命便是巫想拒之门外而拒之不掉的了。巫自从得知那个噩耗的一刻便被重重地击垮了，加之上班时要面对的那些异样的目光。连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见到巫时，都毫不犹豫地做鸟兽散，以表明他们不得不表明立场。另一些人则选择沉默，在迎头碰见时，给巫一种意味深长的凝视，然后似乎比巫还要沉重地掉头而去。总之没有人再主动和巫接近，并告诉她在这样的时刻，她该怎么做。

是的，巫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世态炎凉。她唯有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宁静而窄小的房子里。她甚至不愿回父母家，不想让亲人

们也同自己一道遭受这种不名誉的袭击。于是她默默而坚忍地守着自己，守着苦痛和紧张，守着不再有铃声响起的电话。

巫在最最无望无聊的夜晚拿出纸牌。她拼命回忆着在一次聚会上一个女人用纸牌测算命运的方法。已经很久了，她记得她当时被算出极好的命运，纸牌上说，她是个有钱、有靠山、有酒而且有福的女人。曾几何时，一切两样。直到此刻巫才意识到，那种算命的招数是多么他妈的扯淡。纸牌所显示的意义又能说明什么呢？

某某先生已经很久不曾上班了。众所周知，他在料理他夫人的丧事。某某先生也从未给巫打过电话，因为某某先生确实知道他妻子的死同巫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整个事件能就此平复下去，巫也许就不会走火入魔了。但关键是，在所有人对巫的处境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尽管他们对巫冰冷，但对巫的议论却热烈到经久不息以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中，在巫对死者本无愧悔又深怀同情的煎熬中，某某夫人的娘家亲属突然提出起诉，而被告竟然是某某先生和已然惊恐万分的巫。这一次巫真的陷入到一种无以解脱的绝望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道该向谁诉说又求谁帮助。

巫又一次拿出纸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祈求神灵。她彻夜咖啡，伴随着酒。她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似乎在焦急地等待什么。电话？抑或朋友的关切？或者是法院送来起诉书的副本？但这些都 没有，日复一日地，杳如黄鹤。于是，巫只能寄望于纸牌了。她一

次又一次地铺排着，看那些纸牌所显示出来的命运的信息。想不到她抽出的第一对牌就昭示了她眼下的境遇，她简直不敢相信。于是骤然间对这些神秘的纸牌满怀敬畏，充满信任感。她觉得无论是好是坏，凡是显示的就是天意。

巫一旦开始了这种纸牌的游戏便一发而不可收。她将纸牌上那些数字和图案所呈现的意义同她所遇到的事情一一对号。慢慢地，巫发现自己已经能透过纸牌看清一些什么了，她自己的，别人的，某某先生和某某夫人的，及至那些同事的。巫觉得这种算命的方式真是既神秘又奇妙，并且感觉好极了。这时的巫已经飘飘欲仙，欲罢不能，一如对毒品的依赖与迷恋。

巫于是不再斤斤计较于公众的非议。巫知道她是纯洁的，除非她本身就是一种污秽。巫甚至也不再在乎她是不是要以清白之身被传上法庭，巫已经看清了上不上法庭是他人的事情，与她毫不相关。而她自己的事情只在纸牌中那些重叠罗列相加相减的数字与图案中。

就这样，巫几乎每个深夜都要和纸牌纠缠在一起，直到天明。她也变得越来越娴熟，越来越深谙此道。她甚至创造了一整套用纸牌释义心灵与行为的通俗理论。是纸牌帮助巫看清了所有当事人和围观者的真面目。也是纸牌让她戳穿了那些伪君子的假慈悲。巫觉得在纸牌的诱导下她慢慢变得全知全能，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可以驾驭一些什么并能够控制局面了。

仅仅是一场虚构无聊的桃色纠纷，也没有什么更深刻的背景，这是巫在对所有的当事人进行了测算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此期间，巫最先接到的电话，是某某先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闪烁其词，欲言又止，巫觉得这是必然的，于是不卑不亢。

某某先生说，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你不必怕。

巫说我已经最大限度地了解了吉卜赛人，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迷恋纸牌中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流浪，他们无人保护，无家可归。

某某先生又说，巫你在这个时刻应当帮助我，有些事……

我已经在纸牌上看到您的未来了，做更大的官，只要，您能继续出色地上下斡旋。

你应当知道，有些事是没有的，你要一口咬定，你懂吗？

送花儿的事也不说吗？还有那天晚上，我将您拒之门外，您苦苦哀求，天那么冷，还下着雪……

巫你不要在电话里讲这些，不安全。巫，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你是无辜的，但……

巫最后说，大概不会有人无聊到为这种微不足道的桃色新闻安装窃听器吧？我泄露的显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您也不是什么政府要员，国家不会因我们的交谈而颠覆的。

巫放下电话。觉得痛快极了。巫的痛快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而是，她终于在某某先生的话语中，证实了纸牌的灵验。

于是巫变得坚强起来。她开始能够挺起肩背去上班，能够回视那些对她射来的不友好目光了。巫想，我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巫又想，这些假惺惺的微笑背后是什么，我比你们心里还清楚。巫还想，我为所有的幸灾乐祸者遗憾，因为迟早，谁都会有被损伤的那一刻。

巫尽管这样想着，但还是保持了沉默。巫只是当遇到特别不友善的注视和话语时，才不得已地反唇相讥。

比如她同屋的女同事故意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问巫什么时候开庭。巫当然看出了虚伪背后的嘲弄，于是所答非所问，你先生今晚有幽会，信不信由你。今晚他大约午夜才能回到你的床上，明天你来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然后，第二天，那个女同事夜不成寐的黑眼圈昭然若揭了她的愤恨与羞辱，从此不敢再看巫的眼睛。

又比如，巫的一位昔日女友怯生生地对巫说，她曾给巫打过电话，但没打通。而巫则指东说西，你把事情弄糟了。你托的人太多，你儿子肯定上不成那家重点中学了，你懂什么叫负效应吗？

再比如一个一直对巫很好的、好到近乎暧昧的上司，有一天在楼梯的拐角处碰见巫。他停了一下（这些天他曾很多次在楼道邂逅巫，但都熟视无睹般与巫擦肩而过），然后踟蹰地说，是的，你知道……巫诡异地望着他，东窗事发，常常是难以逃脱的结局。真的，您的末日快到了。说得那秃顶的上司面色惨白，仓皇而去。

巫就这样日复一日纠缠在纸牌中。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真正迷

恋的不是男人，不是鲜花，显然也不是爱情。五十四张纸牌就意味着五十四种图案，五十四个不同的数字与花型，以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字母，连同将这一切搭建起来所显示的成百上千种意义。对巫来说，这是个超越了官司超越了名声甚至超越了生命的无限博大的世界。在这里，什么都将被预示，也什么都将被证明。巫通过这些纸牌，让自己进入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她并且总是能拨开迷雾，切中实质。而当她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证实了她始料未及的能力后，连她自己都感到恐惧。

开庭的那天，巫很平静地走进法庭，坐在她并不熟悉的那个女律师身边（对巫来说，聘请律师只是例行公事，其实她并不需要律师，对官司的输赢也毫不在意）。在巫看来，她自己是否会在双方律师的辩论中被曝光已无关紧要。而她所以到庭，无非是为了尊重法律。而她坚持到场的真实用意，其实仅只是为了证实她在法庭上看到的每一个人的表演，是不是和纸牌上预言的相吻合。

巫在原告席上看到了某某夫人的哥哥。巫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惧怕这样的场面。因她早已在某某夫人的背后看到了连某某夫人自己都十分厌恶的金钱。她知道就因为这些滴着肮脏的血的肮脏的钱，才驱使死者亲属将巫和某某先生的桃色谣言繁衍到法庭上来。尽管他们精心编织了这个可以迷惑视听的风流淫荡的故事，甚至谋杀，但巫知道他们依然不会赢，纸牌早已注定。

巫也看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某某先生，竟大言不惭地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当然，钱在他的口袋里，所以他不必焦虑。并且他除了金钱，还有权力。于是他可以借用手中的权力来保卫金钱。所以他口袋里的钱，是不可能轻易被人掏走的。

而巫呢？一个令人不齿的牺牲品。一个被莫须有的罪名压迫着的无辜者。一个被“长舌妇”们肆意践踏的可怜虫。而世间有些事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她明明清白，却蒙受耻辱，而女律师就是基于此来为她辩护的。尽管如此，巫还是觉得她是这场官司中最大的受益者。她坚信在这场官司中自己什么都不会失去，何况，她还无意中收获了那种能够洞察一切的能力呢！

法庭辩论开始的时候，巫时而被提请答辩或作证。巫从容配合，总是郑重地站起来。当对方律师咄咄逼人，质问巫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已成第三者时，巫说，世界当然不属于弱者。而纸牌中肆虐无忌的只有权力。那是某某先生的牌。

又有人问，你是否认识死者？巫答道，我看到了，死者身后都是钱。那钱是朝着反方向流淌的，所以你们一分一厘也拿不走。

那么，他是不是对你说起过他已经不爱他的妻子啦？巫对提问者说，他会赢的。某某先生的手里有王牌。

于是，激烈的法庭辩论只好在某某夫人的哥哥与某某夫人的丈夫之间进行。直到他们的辩论呈现出白热化的迹象，直到双方的伤

疤都被披露殆尽的时候，巫知道，一定会有什么将被揭露出来了，并大爆冷门。

于是巫静观其变，平静地等待。果然就在那个最焦灼的时刻，某某先生的律师突然抛出某某夫人死前在精神病院医疗的病历。而那位曾几次为某某夫人看病的主任医生登庭作证，对天盟誓地向大家证明，这个一直处在焦虑中的女人确实患有极为严重的忧郁症。病例显示，她早已对生存失去了信念。她尤为不堪忍受的是，她自身日益丧失的情感能力。是的，她已经谁都不爱了，包括她自己。她那时确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全场大哗。

唯有巫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当然是金钱害死了某某夫人。

于是原告败诉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此刻，巫的女律师突然站起来，她说她也要说几句。她开宗明义，说她要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她的当事人申辩。她说你们看这有多么可悲，在男人们为了金钱的可怕争斗中，竟要把一个可怜并且无辜的女性拉进来做牺牲品，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深思吗？她进一步说，巫不过是接受了几次某某先生送的鲜花。根据送花这一行为，我们可以假定某某先生是喜欢巫的。而一个美丽聪明的女性惹人怜爱，难道是这个女人的过错吗？紧接着她又举起手中的文件，掷地有声地说，她的当事人是清白的女人。她从未结

过婚，也从未同任何男人有过任何性行为。在此，我提请法庭出示妇产科医院的这份检验报告，巫至今依然是处女……

全场再度大哗。

至此，巫知道她已经被全部剥光，而整个案件也接近了终点。但她依旧坦然地坐在被告席上，听凭她的女律师做关于女权主义的宣泄和表演。巫知道这种场合对女律师来说，也是个机会。她唯有借女性贞操这种敏感的话题，才能在成为名律师的路上崭露头角。

像所有的预想那样，官司有了它顺乎逻辑的结局。说不上皆大欢喜，但毕竟水落石出。

傍晚，巫回到家。刚一进门，就被骤然响起的电话铃惊扰。她拿起电话，听到了某某先生的声音。她好不容易才弄清了他要请她出去吃饭的意思。然后他又问，你怎么知道我会赢？紧接着又有若干电话打进来，慰问的、庆贺的，抑或叙旧的……

巫断然扯断了电话线。她什么都不想再听到了。

然后深夜到来。巫拿出纸牌。她立即被那些新的谜团吸引了。

无调性短歌

乡村的土路很空旷。寂寞而长。不情愿地伸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

我们的故事已经很长了。到今天。时间什么也不能说明。也许我们该后悔，我们彼此并不相爱。有时，我们会陷入一种无望的挣扎中。爱不是挣扎。后悔也无济于事。要说的话，好像最终都现出破绽，要不就是无足轻重，是无聊。我们反复去那间咖啡屋，听那些拙劣无比的卡拉 OK。像被线扯着不去不行。也像是在尽着彼此的义务。他说爱有时是责任。毫无章法。我有时哭。听有调性的长笛曲《G 小调柔板》。那是有着十七世纪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浪漫而又充满忧郁和悲伤。人哭起来的时候，有时也不令人同情。因为连我自己都厌烦我自己的眼泪。他就更不用说了。在我们彼此争吵以后，让步的那个人，永远不是他。

我走上那条土路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我变成了一只山林中的小鹿。好像又回到了什么遥远的期待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路两旁的白杨树枝杈很高地耸上夜空。月亮悬着。哗哗响的白杨树叶随四季而枯荣。那一年下了一场大雪，覆盖了这条崎岖而长的路。汽车驶过，卷过一路雪尘。那雪弥漫着，再飘飘洒洒地飞落下来，重新覆盖那条路，重新覆盖岁月。

怎样把无望变成有望？

我如此问起他关于那段往事。茶几上是他抽剩下的那半盒香烟，懒散而随意地躺在那儿。因为烟抽得多了，他总是咳嗽。关于那段往事他说他忘了。他确实忘了，无论怎样启发。他说，记忆，有时像被慢慢蚀掉的一片朦胧的背景。但他明明也有不忘的事。我对他讲，尽头就在眼前。他说我是言过其实。窗台上的花儿都开了。是开花的季节，颜色很斑斓。他也很兴奋。我告诉他，我想要的是那串蓝色的玛瑙石项链。那蓝色闪动着奇异的光彩。是一种神秘的关于圣洁的启示，也是天空和大海。他答应了。很不耐烦的样子。我知道了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他走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是个爱情故事。不过是一段迟早该忘掉的往事。我让他抓紧我的手。我让他亲吻。我总是渴望和他亲近和他在一起。尽管总是分离。但却谁也走不出对方的手臂。好像我已变得残废，变得不会走路，不会独立思维，不会主宰我自己。那样的事今后还会发

生吗？我竟然把心灵交给别人来操纵？

先是告别了年轻的母亲，我就跟上了那支队伍。在一场我们那个年龄的人谁也不可能幸免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中，我到了那个善良的外婆家。到乡下的亲戚家落户之于母亲是不得已的最后的选择；而之于我，可能就是为了能找到一片最后的温情的营地。那么荒凉，荒凉而遥远。然后我的外婆就站在村口的那口枯井边，无限怜惜地把我接回了她空空荡荡但却温暖的老巢。

这就是家。

荒凉而贫瘠、空旷，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杂草丛生，没有水，有那通向尽头的土路。

我步履蹒跚摇摇晃晃。远方是西斜的落日。外婆把一个大眼睛的姑娘叫到我面前。她很美丽头发很黑。她有点憨地直望着我。目光中没有敌意。外婆说，这就是你的表姐。你就叫她春儿。春儿是大姨妈的大女儿。从另一个城市来，却像来自另一个国度。春儿的笑没有任何含义。傻乎乎的样子。春儿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一副知天安命的架势。春儿戴着一顶破草帽。破草帽遮住了太阳也掩住了她苍白的脸。她友好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告诉她我叫玫。就这样我和春儿一道住进了外婆的东厢房。土炕上是破旧的席子。春儿说家很好。春儿长年一直穿那件紫色的条绒上衣。

听那钟声。每个清晨。早上的太阳升起来。我和春儿去挣工